**慈善橋的落成**

**楔子：村路艱辛**

 **早年從我們家與能通汽車的產業道路是由一條以大小不同的石頭鋪成的崎嶇村路，涉過約二十公尺寬的小溪，再接石頭鋪成的崎嶇村路與產業道路連接，雨天路滑行走出入不便，雨勢稍大，溪水暴漲，交通斷絕，如遇颱風就更不用說了。**

 **長輩們見狀，觀察水流形勢後，便選擇地勢較平坦而水流較緩處，於溪流中鋪幾個較大的石頭, 凸出水面,平時人們可踩在石頭上渡溪,鞋子褲子就不會沾溼，下雨溪水暴漲，水流湍急，看不見凸起的石頭，形勢就危險了。**

 **這凸起的石頭，我們都稱之為“石跳仔”(客語)，鑒於“石跳仔”會因下大雨及颱風而造成無法通行的困擾，居民們生活困苦，經尊長們商議後以就地取材，用當地生產較粗的麻竹或孟宗竹，編成竹筏狀為橋面，鋪陳於溪流的兩岸間，因溪面較寬，橋面會搖晃，所以加裝兩處支撐，穩定橋面，名實相符的”竹橋”就完成了，免除涉水之險，較“石跳仔”更安全了。竹材經日曬雨淋而易腐朽，約隔兩三年即須更新，然而，做為支撐橋面的幾根柱子，常因豪雨造成山洪而沖失，致使橋面失去支撐固定而生搖晃，險象環生，學童上下學須家長護送過橋，年長的長輩通行更加危險，若有農作搬運時，加倍困難。**

 **一個颱風過後得的傍晚，我從學校放學回來，背者沉重的書包，踩著一直晃動的竹橋，慢慢的走了過來，咦！怎麼老爸一個人獨自坐在橋頭邊的大石頭上沉思，好像有重大不能解決的難題困住他的樣子。**

 **我把書包在旁邊的一個大石頭上放下，在老爸的身邊坐下，靠近他的耳邊小聲的問道:「您坐在這兒想甚麼？有甚麼事讓 您難過嗎？」「竹橋的支撐又被水沖走了！過橋時搖搖晃晃的，橋下水流又那麼的湍急，不是很危險嗎？」「好怕人岰！」「你們年輕人如果因搖晃掉下去，一翻身就爬起來了，要是祖母跌下去，那可不得了，骨頭一定跌碎了無法動彈，還會被大水流走，被水淹了，連生命都不保，想到這裡，心中非常難過，怎麼樣來做一條堅固的橋，讓老人家平安的過河出入。」**

 **「可以做一座像大分林的水泥橋很堅固呀，一定不會被水流走，就不怕颱風了。」我天真的隨口說出來，「唉!那要很多很多錢!我們是不可能的呀!」父親很無奈的用低沉的聲音回答。**

 **從此，老爸每天都悶悶不樂的上工去，拖著疲憊的身子回來，很少說話，更少笑臉，陰霾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家。**

**熱心的神父**

 **正逢天主教向鄉村推展，當時北埔天主堂有兩位神父及修女等每星期四都會到我們家前面的大院子為我們四家人傳播福音，雖然這些人沒有任何一人受洗入教，但是，他們都不放棄其職責，除了大雨無法在院子講道，每逢周四準時於下午六點到達，稍做佈置，七點鐘開始他的傳教工作。**

 **一天，神父看到家父好像沒有精神，於是，順口問道：「蘇先生， 您是身體甚麼地方不舒服還是有甚麼困難？請您說說看，我們是否可以一起想想辦法，給您一點幫助。」**

 **「神父!謝謝您，我的身子還好，沒甚麼毛病，感謝您的關心，我心中倒有一個大難題，我想您也很難幫得上忙的。」家父不敢抱任何希望的說出建橋的初衷與構想。因為建一座水泥橋絕非三五個人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何況我們四戶都是佃農身分，農作收成尚不足一家溫飽，需以打零工或煤礦工資收入貼補，而神父為神職人員並無多餘的收入可言，哪有餘力可建橋！雖然如此，家父還是忍不住心中的煎熬，將理想說出來，感到舒坦許多。**

 **出乎意料之外的，家父的一片孝心，以及近乎夢想的一段話，竟然感動了神父，他說：「這是很有意義的大事，上對尊長的孝心，下對幼孩的愛護以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何等的重要！我們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討論，說不定會想出好法子來。」**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石橋、磚橋、索橋、鐵橋、水泥橋等等都出籠了，人多嘴雜，意見分歧，最後由神父提出「帶回到教堂，請有建築專業知識的修士提供意見及建築設計圖，再依設計圖估算建築經費，我來向教會提出補助，不足的部分請大家分工合作，向各界募集，期望群策群力，策勵完成此一大業。」在一陣熱鬧的討論聲中，大家滿懷期望的心情，目送神父和修女們在明亮的月色中離去，更冀望著下星期會帶來好的消息。**

**曙光**

 **又是一個星期四的黃昏，大家都在等著神父們的到來，「神父來了，神父來了」，阿昌一邊嚷著一邊直奔小路去，不一會兒功夫，他拉著神父的包包與神父來到院子，「教會有消息嗎？」一群大人們異口同聲的問道，「哪有這麼快！？我們先得請修士畫好工程設計圖，然後依據設計圖來估算所需工程費，才能向教會申請補助呀，畫圖前先要勘查並測量河邊地形與河面寬度，然後才能動筆，大概需要一個多月到兩個月才能完成，教會那邊收到我們的申請也許還要轉到台北主教那邊才能裁決，這筆好像不算小的補助費用呢。」神父用溫和的語氣詳細的向大家說明，這時，大夥兒才知道「原來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呀！」**

 **聽完神父的解說，大家總認為希望在向我們招手，雖然，先父也高興了好幾天，憧憬著「橋」做好了通行的光景，但是，他的眉頭怎麼又皺了起來，心事重重的樣子，一星期兩星期過了還是悶悶不樂，我忍不住又跑去問他，「神父不是答應了請修士繪圖再向教會轉台北去申請的嗎？您又在憂愁甚麼？」**

 **「你年紀小不明白，聽神父這麼一說，這條橋的建築費用一定很大，教會幫我們的可能有限，如果到時教會同意補助一部分，不夠的要我們想辦法，我們吃飯都已經很辛苦了，到哪裡拿錢來補足呢？若真的錢來了，我們又沒法補差額，建不起來，不是很丟臉的事嗎？想到這裡，我又睡不著覺了」。**

 **我們這邊居住的有四戶人家，清一色是佃戶，耕作的是旱園，生產一些茶葉、地瓜及一丁點小梯田的稻米，農耕所得除了繳納給地主的年租外，需購置種子、肥料及添補農具之外，所餘不敷溫飽，因而年輕人都需於農暇出外打零工貼補家用，先父是在農暇到煤礦當礦工，也是四戶人家中唯一識字較多點的農人，為人謙和中肯，所以鄰里間若有大小紛爭也常央求他做調人，因而除了這四戶人家之外，鄰里間整個南坑村的人幾乎都認識他。**

 **於是，在上工或是散工返家途中，不論在礦場、鄉間小店，只要有機會，時間允許情形下，他都會跟這些鄉親提起「造橋」這件事，很快的獲得人們的共鳴，眼看募款機會已漸趨成熟，打鐵需趁熱。**

 **大家對於先父的構想非常贊成，也慷慨解囊以促成此一美好的善舉，約莫兩星期時間，在他上工的沿途鄰里鄉親人人都伸出援手，然而，他們都是農工階層，收入有限，傾其全力每人的捐款都在新台幣五至一十元間，但是，先父也細心的懷著感激的心情在徵信簿上登錄每位捐款人的姓名、地址及捐款數額，歷兩個星期,走遍這個小村莊約一百三十戶人家，統計一下共募得九百八十元。神父帶來好消息，教會願意提供八千元補助，距離造橋總預算三萬八千五百元尚有相當的距離。這段不算短的距離需要無比的意志力來克服。**

 **先父的預期果然出現，這龐大的差額想破了腦袋也難以補足，無計可施，細思之後決定走出村莊，往相鄰村里鄉鎮走去，於是從北埔鄉的南坑村、南埔村、北埔村、水磜村、大湖村、埔尾村、南興村、大坪村等各村進行募款工作，更遠到寶山鄉、峨眉鄉、竹東鎮、橫山鄉、芎林鄉、關西鎮、竹北鄉(今竹北市)。**

 **在本鄉各村的募款活動因距離較近，所以，可以運用下工後前去拜訪募集，到北埔鄉以外的各鄉鎮因距離較遠，連腳踏車都沒有別說機車了，只好全靠雙腳步行，因費時較多所以只得於公休日才能前往，耗時曠日。歷時一年八個月，連同本鄉各村鄉親共募集二萬五千五百元 。**

 **本地唯一有規模的生產機構南山煤礦，也是先父上工的礦場，一天他想：老闆一定可以幫個大忙，於是鼓起勇氣到煤礦辦公室去見老闆，他很誠懇而謙卑的向溫老闆述說他的構想以及一年多來奔走各鄉鎮募款的經過，然後懇請老闆伸出援手，期望這座水泥橋可以完成，果不其然，老闆被其孝心與毅力所感動，雖然景氣不佳，煤礦營運困難，他無法提供現金的資金補助，但是，他願意提供其煤礦報廢之輕便車車軌，以為建橋鋼筋之需，更以其煤礦運煤卡車幫我們運抵工地兩卡車，解決了建橋鋼筋問題，這些車軌如折鋼筋價也有萬餘元。**

 **就這樣距工程預算已接近，不足之數，我們四家人商妥以義務勞動提供勞力折抵工資來完成大業，於是，擇定吉日以歡欣鼓舞的心情祭拜天地神明後就動工了。**

**慈善橋的落成**

**教會的修士不但義務無償地為我們繪製工程設計圖，施工期間也不計烈日當空，揮汗如雨的在工地周旋，指導施工夥伴相關施工技術與工程應注意事項，特別是橋面主樑及前後橋墩鋼軌的架設(因是輕便車鐵軌不是一般鋼筋，所以施工有所差異)，尤其橋墩基礎的構築，在在都是細心叮嚀，唯恐有所閃失，影響橋體的安全，當年沒有機械化的工具，全憑人工一鋤頭一畚箕的挖與挑來完成各項步驟，鋼軌的架設更費周章，也因為這是修橋鋪路的善事，每一工作夥伴都是心懷歡喜，毫無倦容，大家邊說邊笑也不忘工作，每天都在談笑聲中度過，做著做著，橋就在快樂的歡笑中一天天的成長，期間也會碰上農忙而暫停數日，然而大家也有迫不及待的心情奮力地來把工作完成，從正式開工到橋面完成，歷時四個月又十天，剩下的就是橋面與道路銜接的引道工程了，這部分我們因陋就簡，以土石堆砌而成，未經機械壓實，僅以灌水夯實及自然風雨助力使實之。又過十餘日，全部工程完工。**

**擇定良辰吉日行落成大典，是日鄉親好友、鄉紳齊集，約有百餘人，好不熱鬧，盛會中鄉紳長官給予祝福勉勵外，先父也以無比感激的心情，向各界善心人士致以十二萬分的謝忱，激動的熱淚如春雨般落下，並以感恩的心情將這座萬眾愛心拼手胝足完成的愛心之橋命名為「慈善橋」。**

 **為了感謝諸位善心人士並徵信，先父責令筆者將所有捐贈款項物資的機關人士名單金額，均以毛筆書寫臚列於木板，豎立於橋頭側面，以昭公信。(可惜當時沒有相機為留下鏡頭)**

**後記：**

 **水泥橋完成了，連接橋與公路間的村路卻狹小崎嶇，行走不便，尤其雨天且擔重物，更是寸步難行，但是，這段路的土地不是我們的，若將他擴建勢必須向地主購買土地，這將又是一筆可觀的經費，如何是好？我們四家年輕的一輩在商討，阿昌提議：「跟老人家談可能有困難，我們先找年輕的說說看。」又是打鐵趁熱，適逢春節，我們幾位年輕人以拜年走春之名義前往地主謝家拜年，他們家年輕一輩正好是我們上下年級的同學，談起來非常融洽，言談間我們就談到慈善橋而到這條小村道，黃同學就說：「那路太小了！怎麼不開大一點？」**

**「路邊有茶園會挖到茶樹呀!」我急忙說道。**

**「哎呀！那路沒多長，頂多也只幾十顆而已。」黃同學的哥哥說。**

**「幾十顆採不到幾斤茶葉，路好走要緊，沒關係就挖掉幾顆把路開大一點，做甚麼都較方便。」黃同學又說。**

**「那挖掉的茶樹我們應該怎樣補償呢?」家兄說。**

**「唉呦！好鄰居又是好同學，不就是幾顆茶樹而已，談甚麼補償，算了算了，不用了。」「還是要徵得『阿生舅』的同意才好」我急忙地說。**

**黃同學跑進內堂一會兒和他父親一道兒出來，他父親面帶笑容和藹地說：「修橋鋪路是善舉，幾顆茶樹沒關係，把路開好一點，好走要緊，只要不把茶園挖崩了，放心的用，沒甚麼！」**

**這個年可過得有意義，第二天，趁年假大夥兒都在，各自提著畚箕鋤頭往橋頭前進，大家同心協力，花一天的時間就把這段路拓寬，小客車都能走了。(雖然當時大家都還不到有車階級)**